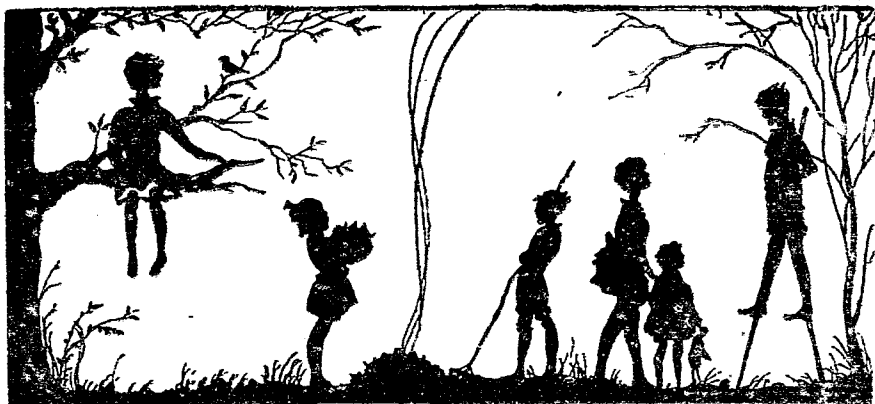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新少年文庫

第三集

走

著 祥 泰



行印司公限有份股局書風文





序

蕭同茲



抗戰以來，我國出版界因受印刷條件的限制，對於編印兒童讀物的工作，是比較的落後了，新時代的兒童，當此動亂時期，不僅時刻在經歷着戰爭的恐怖，同時亦已感受到精神食糧的飢荒。

文風書局為適應這種時代的要求，特以高小及初中學生為對象，印行「新少年文庫」；全書共分四集，每集十種。其編印之主旨，在啟發兒童智慧，助長學習精神，灌輸科學知識，培養文學興趣；從個人身心的鍛

錄，以至民族精神的宣揚，均望於幼小者的心靈上使其萌芽。

同時編輯的方針，不僅要使一般兒童得有良好的課外讀物，同時也希望兒童的父母與教師能從這些著作中，對於他們的教育方法，有所參考。

為本文庫執筆的諸先生，全係我國當代優秀作家，他們所以願意犧牲寶貴的時間，從事此種工作，亦足證在這工作中，是具有偉大的時代的意義。

民國三十二年十月

人物

龍兒——年十四歲。

素芬——年十二歲，龍兒長妹。

素芳——年六歲，龍兒次妹。

阿康——年十六歲，龍兒表哥。

仲生——年十五歲，龍兒堂兄。

季生——年七歲，仲生弟弟。

劉老爺——年五十歲，龍兒父親。

劉太太——年四十餘，龍兒母親。

走



張大嫗——年三十餘，媒娘。

景

一間長方的屋子，後牆有一扇窗子，窗下有一書桌，桌上發着文房四寶窗左有一門通外面。

左牆掛着四幅字劃，下面擺着一排茶桌茶椅。

右牆掛着一幅大壽星，壽星兩旁掛着一付大紅金字的對聯，靠里有一門通內室。

室中偏右有一方八仙桌，橙。整個設備頗有古舊之感。

「隨着孩子們的笑聲和掌聲，幕開了。素芬和素芳去打芭掌玩

，口里唱着「二三，一二三……」。外面又是一陣笑聲，接着喝的一聲，大聲地喊着：「馬來了。」於是季生騎着竹馬，手執馬鞭，跳躍着闖了進來。」

芳：（連忙站起來）季生哥哥，我和你來打巴掌玩，好不好（季生似乎沒有聽見，仍呼着「馬來了」，在室內繞了一圈。）

芬：來呀！雙子，妹妹叫你打巴掌玩？

季：不！我還要騎馬呢！

芬：那麼我們三個來跳馬玩吧？

季：我不來，你們是姑娘！

芬：姑娘怎末樣？

走

走

四

季：唔！昨天我給素芳跳媽看見了，呃，還罵了我一頓呢！他說：「給丫頭跳了長不高！」

芳：不要緊，你媽看不見，來，我們就在這屋里跳。

季：好，我先跳！

芬：好，好，（三人輪流地做着馬，跳着。少頃。）

季：哈哈……我不來了！

芳：不來呀！不來也跳完這一圈。

季：不！

芳：偏要跳！（兩人爭吵起來。）

季：不給跳！

芬：（勸解）好妹妹，我們就讓他這一次吧？下次他再這樣，我們就不和他玩了。

芳：不要臉，死獃皮！

季：你才不要臉拉，你昨天呢？（見芳指臉羞他）你要再罵我就打你！

芬：好弟弟，別又打架，回頭我拿東西給你呢？

芳：不給他吃，別到我們家里來玩，出去！

（季生怒而細聲囑囑。龍兒上）

龍：又在鬧什麼，季生，你還不回家去呢，你哥哥剛從城里帶了一個大西瓜回來，不趕快回去，吃不到了。

季：（聞之甚喜）呃，我們有大西瓜，也不給別人吃！（下）

走

芬：哥哥，你今天怎末剃個光頭呀？

龍：噯！我要削髮修行；重新做人！

芬：哦！我知道了，媽說的你要做新郎了！嘆！羞不羞！

芳：嘿，剃頭了打三下，（龍兒低着頭，芳高舉其小手唱着：「嘿！剃

頭三巴掌，不打頭發癢！」噠噠噠。）

芬：該我了？哼！剃頭打三下，不打不聽話。噠噠噠。

龍：哦！你打多一下，我要罰你！

芳：唏！哥哥也癩皮。

龍：好，這次就不罰你！饒了你吧！哦！妹妹，我剛才和仲生哥到城里去剃頭，在東車站上碰到表哥了！

芳：表哥來了？

芬：他怎末來的？爲什麼不到我們家里來玩呢？

龍：是跟着他們那個兒童宣傳團來的，說還要到重慶去哩！他在車站上寫

標語碰到的。

芬：就是去年你也要參加的那個兒童宣傳團嗎？

芳：（恭而敬之）爸爸！

父：張大孃都不叫了嗎？

三人：（同時鞠躬，九十度）張大孃。

父：龍兒也是！張大孃爲了你的親事東奔西跑的，一點感激的意思都沒有

，這洋學堂的書是怎麼念的！

走

張：嘻嘻！孩子還小哇！常來常往的不用這麼多禮行！

父：噢？今天怎麼不上學去？

芳芬：（同時）今天禮拜！

父：咳！這年頭，禮拜就不上學！從前我們小時候，就是聖人跟老師的生日才放一天假！（看龍），龍兒，我去跟你媽商量你的親事，你帶着他們好好在這念書，不要亂鬧，學問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，這禮拜天一不上課就不知退了多少！咳！（向內走）張大孀請進，（二人下）

（立刻，孩子們都吐了口氣）

（各人把書放好，端端正正的在念，龍心裏像有多少心思，站起來走向窗邊，外望？於是芳芬均跑起來，互相打鬧起來，媽由內持茶壺上）

龍：「嗯！去年要不是爸爸不肯，那現在我和他們在一起了多好玩呀！妹妹，你不知道。他們那里呀！都是些和我們一樣大的，有四五十個，表哥帶我們去的時候，他們有的正在開讀書會，有的在排戲，也是放下你的鞭子，說是下午要在萬壽宮演呢！他們要比我們學校那次好多了，唉！他們那里多熱鬧，多好玩呀！（有語）。他們爸爸怎麼不管他們呢？」

芬：（跳起來）到城里看看他們！

芳：（也跳着喊）我也要去！

龍：表哥說回頭就要來。（父親上後隨張三人下來）爸爸！

芳：媽——

走

母：龍兒你回來了，怎末剃個光頭呢？像個禿葫蘆似的！不怕太陽晒得頭痛嗎？過來，過來給我看看。

龍：太陽怕什麼！

芬：（拿着書本跑過來）媽媽，哥哥說要剃了頭，重新做人呢！

母：是啊！哥哥說要作新人了！要作大人了！

芳：媽，哥哥說表哥來了呢！

母：哦！你表哥，真的嗎？他現在那兒？

龍：我在城里碰到他啦！（把壺放桌上）他和宣傳團一起來的。

母：這孩子也是，好好的丟了書不讀，這麼大熱天要在外面到處跑，真是

自討苦吃，不然不也跟着爸爸媽媽到任上做少爺去了嗎！

芬：媽媽！聽說他們也讀書啦！

母：嗯，讀書！整天的這里跑，那里跑，讀得個什麼書呀！

龍：唔，他們是不像我們這樣讀死書的。

芬：媽他們還會演戲呢，哥哥說演得很好呢！

母：你呀？這麼大的丫頭了，只曉得玩！

龍：演戲怎麼是玩呢？那是做宣傳工作哩！你上次看了我們演的戲，不也

說是要流眼淚嗎？不也說是恨不得把日本鬼子咬一口嗎？

母：唔，你們還小，做什麼宣傳工作！爸爸聽見了，看不罵你！

芬：爸爸呀！他罵我們，別人倒要罵他哩！

母：罵他什麼？

走

走

芬：罵他什麼？罵他頑固佬！

母：唉呀！你敢說，就撕破你的嘴！

芬：哼，你們怕他，我偏不怕他！

芬：（手指窗外）喂，哥哥，媽媽，表哥從那邊來啦！

龍：真的？（急至桌前外望）真的是表哥來了：（急下）

芬：表哥，這邊來呵！（追下）

芳：表哥哥！（追至門口）

（台後阿康：「哎！表妹，你們好呀！」）

（母親站起欲出迎，恰阿康，龍兒，素芬同上。）

母：阿康！

阿：姑媽，您好呀！

母：噢！好，還好，坐吧！我們正說着你，你就來了！

阿：姑父在家嗎？

母：在家，在跟張大嬸商量龍兒的親事呢，龍兒要作大人了，阿康，你在

外面好嗎？

阿：很好！姑媽，我們在那兒過得頂快活的。

芬：（送茶）表哥長得多高了！

母：真是，以前和龍兒差不多，現在高多了，晒得就像個黑雷公一樣，哈

……。

阿：可不是，我們工作的時候，不但要晒太陽，有時候也要淋雨，但是身

走

體倒反而強壯些。

（龍兒在呆坐着，心里略有所思。）

母：呵！素芬，你去沖點好茶給表哥吃，（素芬持壺下）阿康，你就在這里玩吧，我就來。（徐下）

阿：好好，（向素芳）小妹妹，你還認得我吧！來，這里來。你現在很聽話了呀！

芳：（含羞地）唔：哥哥說我要不聽話，就不帶我讀書了！

阿：呵！你現在學校讀書嗎？

芳：嗯，明年我就要……讀第三冊了！（興奮地跳了起來）

（台後母親叫：素芳！素芳！）

龍：素芳，媽在叫你呢！去吧！

芳：哎，來了！（連跑帶跳的一溜就走了。）

阿：嘿！一年不見，這小妹妹懂事了！

龍：他剛才還要我帶他到你們那兒去玩呢，（見室內無人）呵，表哥，我們剛才說的事怎末樣了？他們那面答應了嗎？（素芳上）

龍：素芳，你到那兒去？

芳：媽說要我請仲生哥哥去：

龍：好，你去吧！（素芳下）

阿：團體那方面倒沒有什麼問題，同時表弟又有着工作能力，他們當然是歡迎的。不過……我想，你是一個人，沒有兄弟，姑父母年紀又老了

走

，他們是決不會讓你出去的！

龍：脚是生在我身上，難道我不會跑嗎？

阿：那自然囉！可是——

龍：表哥，難道你不了解我嗎？你忘了，去年我不是就要和你一道去嗎？

後來是給爸爸知道了，關住我才不放我去。可是這一次的機會……

你爲什麼不幫我們的忙呢？

阿：表弟！你要知道，並不是我不幫你忙，（演講般的）站在青年人對國家的立場上講，我不但贊成你們，而且很同情你們，欣賞你們，但是

龍：但是什麼？你難道一點也不知道我的煩悶嗎？雖然天天吃好的，穿好

的，可是這樣的日子，不是我們原意過的？我苦惱的時候，我還時常想到你，我想你也許會幫助我，可是你……（淚下）

阿：呵！表弟，別難過，這樣給姑媽看到了反而不好，這件事我們等仲生來了再商量吧！

龍：不管怎樣，我已經決定了，這一次我一定要——（母親送上大盤的

茶點）

母：要做什麼？

阿：哦！姑媽！表弟說這一次他一定要留我在這裏住一晚哩！

母：那當然囉！

阿：不，姑媽！我只請了兩個鐘頭的假來的，回去還要有事哩！等幾天有

走

走

一八

空我再來住吧！

母：有什麼事呀！這樣忙。既然來了就該多玩玩呀！好，我們回頭再說吧。

！（自語）素芬的開水呢？這孩子（下）

阿：差一點，剛才給姑媽聽見了！（外面有仲生聲音）

龍：好像是仲生哥哥來了！（仲生上）

仲：（興奮地）阿康表哥！怎麼樣，那件事怎麼樣了？

龍：噓！小聲點！

仲：怕什麼？我是天不怕地不怕，閻王殿上鬼打架！

龍：你當然囉，爸爸又管不着你；但是我可不比你，這個閻王不同。

阿：好，我們還是輕一點慢慢來談吧！

龍：素芳呢？

仲：他在我家里和季生吃西瓜哩！

龍：你看氣人吧！商量得好好的了，他現在還來澆冷水，勸我們不要走了？

仲：爲什麼？

阿：（演講輕的）決不是這個意思，表弟！我爲什麼要澆冷水呢？我又何嘗不原意你出去呢？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們應該去找各人的出路，不過……（轉向仲生）因爲我看龍兒不但是個獨子，同時他父母年紀又老了，怎末會肯放他走呢？同時真一弄出了什麼事情不更麻煩嗎？再說他現在家里能好好的讀書也是一樣，所以我勸他暫時還是不要出

走

去。

龍：長你想得這樣週到！

仲：不過我是決定走的。

阿：你家里肯讓你走嗎？

仲：誰能說不肯？爸爸早就恨不得把我趕出去，媽媽也不原意，可是她管不了！

龍：我也不要誰管，這一次我一定要走！

仲：表哥！其實龍兒在家雖說要比我好，可是他爸爸媽媽把他當作小貓小鴨一樣的愛他，他倒反而更難受呢！我看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去了再說。

阿：（猶豫）其實，我……

龍：表哥，別再囉嗦了吧？

阿：（堅決地）好，既然這樣，我答應帶你們走！

龍：（喜悅地）什麼時候走呢？

阿：剛才我來之前，臨時接到命令，今天下午五點鐘就走，四點四十分集合，五點鐘開車，你們一定要在四點半之前趕到，老實說那邊的事情我已經說妥了！

仲：（向龍兒）那末——

龍：呢！我想到了一個辦法，你們看怎末樣？等一下表哥回去的時候，在路上寫一封假信找人送來，說是學校今天晚上要和表哥他們開同樂會

走

，叫我們去負責辦議。這樣一來，我爸爸就不會不肯了。

阿：好！不過最好快點。（母親上）

母：怎麼素芬還沒回來？

龍：媽媽，表哥要走了！

母：走什麼？來，過來坐吧！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，隨隨便便喝點茶。反

正你自己的姑母家里，也不要客氣了。（素芬上，大家圍方桌坐下）

）。

阿：我們是不會客氣的，你看，我來什麼東西都沒有帶，倒麻煩你了。

母：嘿！自己的姑母家里還要帶什麼呢？阿康，我說，在這樣兵荒馬亂的

世界，你年輕輕的一個人少在外面跑吧！媽媽也不放心，就是我們也

掛念呀！

阿：姑媽，外面像我這樣太的朋友還多着哩？同時現在的兵荒馬亂，我們也不能不去跑跑，跑跑也算是見見世面吧！

龍：媽媽，表哥小什麼，他們團體里有的還只有八歲九歲哩！

母：這能做得什麼，恐怕整天哭都哭不了呢！

阿：不，姑媽，他們雖然年紀還小，可是他們都很能夠自己管理自己，同時在我們那里面，大家有什麼事，都是互相幫助，非常親愛的。同時我們的生活過得很快活。

母：媽媽她們怎末樣？近來有信給你嗎？

阿：三四個月前還接到爸爸的信，這幾個月想必還好吧？

走

仲：（故意問）表哥你什麼時候到城里的？怎末今天才來呢？

阿：我到城里有一個星期了，本來早就打算來看看你們的，可是因為事情忙

，所以拖到今天才來。

母：你們整天做些什麼呀！

阿：我們經常是做着宣傳的工作，我們告訴老百姓，我們的抗戰必勝同時建國必成，到了一個地方，我們就去慰勞傷兵，組織兒童和農村宣傳，譬如唱歌呀！演戲呀！演講呀！畫畫寫標語呀！我們都做。

母：也還讀書嗎？

仲：當然讀書囉，上午我們去的時候，還看見他們在開會討論哩。

阿：對了，我們雖然主要的是工作，同時也可以說是從工作中去學習活的

知識，平時除工作之外，我們也照樣讀書的。

陳：你們讀什麼書呀？

阿：我們呀！什麼書都讀。

張：有人教你們嗎？

阿：有的，我們全體按照各人的程度分成甲乙兩組，甲組是大家自己研究和討論。乙組的課是甲組里面成績好的同學去教，並且有時候也常請大先生們給我們講課，大家對於學習是和工作一樣地認真的。

陳：阿康，你們這次來，不再走了吧？

阿：聽說還要到重慶去哩！

陳：是的，我們還要到重慶去。

走

學：大概是什麼時候呀！

摩：唔……時候……上面命令一到，說走，就走的。

母：要是沒有走，以後住在城裏就長來玩吧！

阿：好的，好的！（看鐘）呵！姑媽，我不能再坐了，馬上趕回去還有事

要緊的事哩！

摩：（不自然地）你就要走了嗎？

芬：明天去吧！現在太陽也頂熱了！

母：剛來就走，這是什麼話，坐下，等姑父出來給你談談！

芬：茶來了！

母：怎麼去這麼半天！表哥都要走了！

芬：不，今天一定不跟你走。

母：素芳，倒兩杯茶拿進去給張大燦跟你爸爸（芳持茶下）

阿：我以後有空再來玩，好吧！（故意向仲生）今天我只請了兩個鐘頭的假，所以我一定要趕回去的。

（內父，張大燦談笑着出來）

母：你看你姑父出來了。

父：這件事就完全拜托你？你到那邊跟她們再商量，看他們怎麼樣。

張：好，就這麼說，都包在我身上。

母：這可真叫你受累了。

張：我是跑慣了的，（見龍）只要龍兒以後作了大官別忘了我就是了，礙

走

走

二八

！你們不送，不用送！哈（笑下）

父：慢走！（回來！）

母：阿康來了？

阿：姑父！

父：坐下，我跟你談談（阿母坐）

阿：姑父，現在是準備給龍表弟結婚嗎？

父：對了，等一會就看日子，等辦事的時候，你也來幫忙照呼照呼。

阿：不，姑父，我們現在公事很忙，恐怕出不來，同時，我們也不能爲了

私事而向公家請假。

父：（不悅）什麼？公事？哼！小小的年紀也談起公事來了（咳嗽）什麼公事？

阿：姑父，公事是很多的，除了經常的一些活動外，同時還要準備夏令衛生宣傳的工作。

父：（抽口烟，咳嗽）衛生宣傳？

芬：爸爸？他們還演戲呢？

父：沒你的話！

阿：衛生宣傳，就是勸人們要注意衛生不抽烟，不喝酒

父：（咳嗽，吐一口痰）呸！

阿：姑父，隨地吐痰是最不衛生的，因為痰吐在地上經日光的蒸晒病菌就

走

走

三〇

被散佈在空氣裏借着呼吸就把病傳染給別人。

父：胡說，我的痰裏有病嗎？真是在外頭亂跑，不知跟誰學來的一些怪話！

龍：爸爸，表哥說的是對的，我們書上也這麼講過的。

父：那是胡鬧，編書的怎麼知道我的痰裏有病？毛頭孩子滿嘴胡扯！

阿：姑父，對我們做宣傳工作的不該這麼不恭敬，我說的都是爲你好，比如您的煙酒要趕快戒煙酒過名，有礙身體的健康，同時，現在是國家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，每個人都應該拿出他的所有供獻國家，同時我們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，爭取國家的自由平等，同時我們要知道，強國必先從家強起，我們必先使中國的每個家庭近代化，剷除封建的餘

壽比如說今天我一來就聽說要強迫，給龍表弟結婚，請問姑父，你們徵求他的同意了嗎？他們經過戀愛的階段了嗎？像這些都是不對的！

——（素芬，素芳，龍兒仲生在拍掌叫好）

母：阿康，跟姑父說話要文明點呀！

阿：哦，姑媽，您不知道，我們作宣傳工作的是這樣說話。

父：（氣的直抖，說不出話）你給我滾出去！

（大步入室，下）

母：你看，把姑父氣壞了。

阿：姑媽我們隊長說的要隨時隨地抓住工作得機會，哦！我可真要回去了。

走

母：就在這兒吃了飯再走吧。

仲：既然表哥實在要走了，我看就算了吧！

阿：對了，我既住在城里，相隔又不遠，當然以後可以常來玩的。

母：好吧！你實在要回去，我也不好多留你了，要是沒有去，你可得常來

玩呀！

芬：一定要常來啊！

阿：當然，當然，好，再見了：（大家送至門口）姑媽進去吧，不用再出

來了！

母：好，慢慢的走吧！在外面千萬要小心呀！

阿：知道，謝謝您。

（龍兒，仲生，素芬，送阿康下。母親收拾東西。龍兒和素芬上。）

母：唉，好容易來一趟，把爸爸弄得這麼不痛快！素芬，把桌子擦擦吧！

（送東西進內室。）

芬：好。

（龍兒伏在桌上寫東西。素芬在擦桌子）

龍：（寫並自信，）妹妹，你看表哥演講的多好哇。

芬：好是好，爸爸可氣壞了。

龍：（寫好信）妹妹，

芬：幹嗎？

龍：我說呀，（猶豫地）

走

芬：什麼事：

龍：我說你以後要好好地聽媽媽的話！

芬：這怎末說，我不是很聽媽媽的話嗎！

龍：是呀：這樣就好！

芬：唔，你要說明白，我什麼事不聽話嗎？

龍：沒有，不過以後更要叫媽媽喜歡才好，媽媽已經老了。

芬：是呀，難道我氣過她嗎：

龍：不是的，我說呀，媽媽太愛我們了，但是有時我們也不得不叫他生氣

，這真不知怎末辦好，不過我想你以後多照顧照顧妹妹，媽媽也可以

少操一分心。

芬：那當然囉。

龍：其實在家里呢，也是有趣的。

芬：家里有趣，學校也有趣！

龍：你歡喜家里嗎？

芬：做什麼？

龍：不做什麼！我剛才想得很奇怪，不過家里有時候又煩人。

芬：……………

龍：妹妹你喜歡表哥他們那樣的生活嗎？他們一面做着工作，一面還讀書

，許多人都親愛的在一起，可以演戲，學講演。不是更有趣嗎？

芬：那當然更有趣囉！

走

龍：不過我們有什麼法子呢？爸爸媽媽都不會准我們出去的，所以我想呀！你以後就在家里好好的讀書吧，可以多照顧妹妹，也可以幫忙家里的事。

芬：哥哥，你是說——

龍：（轉念）沒有什麼！我只是和你隨便說說。

芬：怎麼你以前從來沒有和我說這些話呢？

龍：唔，是剛才忽然想起的！

芬：你騙我的，你以為我不知道，你是不是想——

龍：哦，妹妹，本來我也不打算告訴你，但是我心里——現在既然這樣，

我就和你說明白吧，我馬上就要走！和表哥一道去重慶。

芬：爸爸和媽媽怎末會答應你呢？

龍：不，我不告訴他們，我知道他們是決不會准我走的，所以我打算偷偷跑！

芬：哈哈，我告訴媽媽去了！（說完轉身就跑）

龍：（追阻他）好妹妹，難道你也爲難我嗎？

芬：嘿嘿！我騙你的，誰叫你剛才要想騙我呀：你以爲我真的會去告訴媽媽！

龍：對了，我知道你不會告訴，所以我才肯跟你說，你想想，家雖然對我們好，可是我們一點也不能自由，我們要讀的書，不讓我們讀，要做的，不要我們做，而不要讀的，不要做的，偏叫我們讀，偏叫我們

傲。難道我們就永遠這樣下去？當然我也知道，爸爸和媽媽已經年邁了！你們年紀又小，也許我是不應該走的。可是站起來看看，國家這次的抗戰，許多人在流血，許多人在流汗，我雖然還年輕，但是只要一出去總能夠做一點事呀！難道我們不應該去工作嗎？

芬：哥哥，你也跟阿康表哥學會了演講，可是你走了以後，爸爸媽媽都會很難過的。

龍：龍！就是這一點現在叫我心裏不安呀！……可是妹妹，我要再這樣在
家里帶下去，真要悶殆了，不管是對我或是對家里都沒有好處！再說
爸爸媽媽雖然年紀老了，只要有你在家里照顧，我也可以很放心的。他
們……我想，只要時間一隔得久，也就會習慣的。

芬：好，你不要難過，要是我能夠在外面做點事的話，我也許也要出去的。

龍：不，現在你還小呢：只要你記得剛才講的話，我就高興了。

芬：（含淚無言）

龍：我恐怕馬上就要走了！

芬：馬上就走！

龍：是的。表哥他們今天下午五點鐘就要坐車出發，我們已經和表哥說好了，在四點半鐘之前，一定趕進城去，現在還只有一個鐘頭，不走就要遲了。我把這封信放在爸爸的眼鏡盒子里，（從書桌抽屜里拿出眼鏡盒）盒子把信放進，仍然擺回原處。）等明天爸爸講書寫字，來拿眼鏡戴

走

走

四〇

的時候，那我們早就走遠了！（忽然焦急向外望，自語）怎末信還不送來呢？

芬：哦！哥哥，你不要走！

龍：不，我要走的。以後會常寫信來，不過，……最近，是不會有信回來的。

（兩人戀戀之際，內面傳來父親咳嗽聲）

芬：（急拭眼睛）爸爸來了。（父上）

龍：阿康走了？

芬：走了！

父：……這孩子，是越來越不像話，不懂事情，以前在學校里讀書的時候，

就整天的演戲，唱歌，丟了正書不讀，將來看他有什麼出息吧！

龍：爸爸，表哥他們除了演戲唱歌，也還要讀書哩！

父：讀書！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讀書的。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，整天的關起門來讀，讀過幾年也還難得考上個功名。像他們這樣東奔西跑，

捧抄圖冊的能讀什麼書呀！

芬：爸爸，他們是做救國工作呢！

父：放屁！小孩子救什麼國呀！難道國家給他一個人去救就不亡了！（素

芬送信上）

芬：哥哥，這是你的信！

父：那裏來的呀！

走

走

四二

芳：我不知道，是仲生哥哥囑我送來的。

龍：（看信畢）爸爸，是學校自治會來的，說我們班上的同學今天晚上開同樂會，要我和仲生哥哥去負責游藝，并且還要我們在四點半鐘以前去哩！

父：給我看看！（取過信來。看了一遍，）光是這些沒用的事！

仲：（在窗外）龍兒快點吧，已經四點多了。

龍：爸爸！那我馬上就去？

父：你今天的功課做好了嗎？

龍：做好了。

父：明兒早些回來。

龍：（頓挫地）好，妹妹，爸爸我走了！（急下。素芬送下）

父：素芳，你今天的書讀熟了嗎？

芳：讀熟了。唔，我都能夠背得了。

父：字呢？寫好了沒有？

芳：寫好了。

芳：爸爸，表哥比以前高多了呢，又黑又胖，我差不多不認識他了。

父：素芳，你願意像表哥那樣到處走，還是願意在家里跟着我和哥哥讀書呀。

芳：噫嘿！我不知道。

父：蠢東西，不知道，你也想跟他們去玩是不是？

走

第：爸爸，我不——

父：對了，這才是好孩子呢，以後聽話一點，在家里好好的讀書。

第：爸爸，唔，我長大還要讀大學哩。

父：嗯！（張大嬭上）

張：啊，老爺！你還沒出去！

父：呃！坐呀！怎麼樣？

張：太太呢？

父：他在里面呢！

張：嬭嬭！張大嬭來了！

張：太太，你在忙着什麼呀？（母親上）

母：沒有做什麼！我在準備燒晚飯哩！哦，張大媽，他們怎麼說的？

張：唉，爲了這陣事，真把我兩支老腿都跑斷了。

母：到底怎麼樣？

張：這會有錯兒嗎？她們那邊是滿口答應，說過了，她們什麼都不問，全

憑劉老爺，太太主意，說什麼是什麼就是看個好日子就行了。

母：蘭兒女婿也真爽快啊。

張：也仗着是門當戶對呀。

母：還不是您這位和谷菩薩隨隨便便。

張：哎呀！快別說起，那兒個個有太太這麼開通呢？就說王五爺家，他

呢的那趟親事吧，已經接過門來五年了，孩子都有一兩個，如今打了

走

一架，還找着我鬧了半天，你看，那有這個道理，我做媒的還包他一生一世嗎？（得意地）古語說得好，天上無雲不下雨，地上無媒不成親，那里還怪我做媒的不成：

母：是呀：

驛：少爺呢？

父：龍兒嗎？剛到城里去了！

母：到城里去了，做什麼？天都快黑了，回頭還怎末回來呢？

父：剛才學校里張先生來了封信，說要他開同樂會去，今天晚上不會回來

的，

母：（向煤姨）你看，剛才學校里張先生給他來封信，叫他去開什麼同樂

會，他就連晚飯都不吃的跑了，唉，這孩子呀！真不懂事！

張：唔，要是這樣，人家才喜歡呢！不然的話，學校里的先生怎末會特爲寫信來請他去呢，嘿，少爺真是，又聰明，又靈幹，人也生得標緻，說來這還不是你們前世修得的好福份嗎？

母：那里，這孩子就是不聽話，不懂事呀！只是緣分也好，在學校每個先生都喜歡他，說他的功課好，品性好，并且還得過獎狀，可是在家里嗎，有些事就完全是小孩子一樣，照說也有十五六歲了，應當有個大人樣了！

張：嗯，十五六歲，小是不小，不過少爺也能懂事了，莫說別的，就像隔壁那個仲少爺，那里比得上他一個脚趾頭。所以……哦！老爺，咱現

走

在就把日子看下吧！

父：女家那邊等着要嗎？

張：可不是？我——去說他們就着了慌似的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，還不是早了早安心！古話說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再說他們兩位也那麼大的年紀了，也算了一份心願！

母：是呀！我也常這樣想，反正現在又不比從前了，什麼事都可以隨便一點，只要簡簡單單的選個日子，把人娶過門來就得了；

張：對呀！這個年頭還要講究個什麼呢？只要選個好日子，六禮一通，喜事就臨門。明年這個時候，包你抱個又白又胖的孫子哪，哈……

父：素芳，叫姐姐把掛在我床頭上那本黃歷拿來。

芳：好！（下）

母：這些日子蘭兒總沒出來了，大概知道喜信兒有點害臊吧。

張：哦，蘭兒現在可懂事了，天天悶在家裏不是讀書就是做針線，家裏的事情里里外外，都是他一個人料理，家里沒那個不喜歡她的，說來蘭兒今年才十七歲，還不算能幹嗎？

母：是呀！能幹就好呀，我也得這樣一個能幹的來撐一撐腰，本來我就想等下半年他父親作壽的時候，一起把龍兒這件事了啦的；

張：對了，那樣也好，老爺子做壽，少爺結婚，湊在一起多熱鬧呀！

父：我看不大好，還是用男庚跟女庚另外配個日子然後再查查黃歷是不是

吉日？

張：老爺，有什麼不好呀；人反正是您家里的，遲早總得娶過來，女家又不是不開通的，只要您這兒滿意，他們還有什麼好說的。不過老爺說這個日子也好，你就選個日子給我送去，有事包在我身上！

芳：爸爸，黃壓！（交父手後下）

（父親接過放桌上，找了一張大紅紙，裁了一小塊，磨好墨，翻開黃壓。從抽屜里拿出眼鏡來戴，發現一封信，原來就是龍兒留給他的信。）

父：怎麼，這是什麼字……啊；龍兒留下的信？（看信，氣得臉青無言）

母：（見勢不佳），說些什麼？

父：唔！這個難種。

母：他想來啦？

父：想來啦！你生的好兒子；他要走出去傷流氓！

母：呀！出去？到那兒去了？

（父親埋頭怨恨不語。素芬素芳上）

張：（焦急）哎呀！這可不行啊！

母：（抱怨地）你不是說他進城去了嗎？（拿過信來）素芬素芳，你趕快

聽給我聽！

芳：（陰信）親愛的爸爸媽媽：我今天下午五點鐘和表哥他們的團體一道

走了，我知道：這麼做你們是會生氣的，可是希望不要怪我，是偉大

走！

走

五二

時代把我們分開了，時代給我們畫了一道界限，雖然你們愛我，我不能永遠留在這裏，我是一隻剛學飛的小鳥，社會是我的天空，而家鄉是我的籠，爸爸媽媽，你們喜歡小鳥兒在天空上飛，還是喜歡他悶死在籠子裏？素芬，素芳，都是屬於我們這一代的，如果你們的痛愛她們，就趕快打開鳥籠的小門，讓他們自由的呼吸點新的空氣吧！要低我還是真傳息了，讓我向這末時代的每個父母呼喊，放出你們的孩子來！中國的孩子解放萬歲！最後敬祝：

抗戰必勝，中國必成！

○兒上

張謝素芬快去叫人把他追回來！

（旁白（看鐘））現在已經五點多了！他們坐車走的，恐怕追不回了！

張：追不回來也得追呀！眼看着就要擇日子辦事了。

母：（慢慢的）追回來也沒用，他的心早就不在家裏了。

芬：爸爸，媽媽，您們別難過了吧！哥哥既然走了，就讓他去吧！反正是

和表哥在一起，也會不要緊的，不然我們將來寫信叫表哥要他回來

吧！

張：老爺，還是趕快找他回來呀！

父：（陷於沉思裏）不！不叫他回來！我去找他？（不聽）

母：你去找他？

父：（意在言外）是的，我要「追」上他！（仍不動）

芬：他走了多遠多遠的了您怎麼追的上？

走

父：這不要緊，總有一天會追上的。

張：（氣憤的）總有一天？那叫人家等到什麼時候？真倒霉，竟叫我遇見這些不吉利的事，得了得了，當這種媒人婆老本兒都貼乾了，這一輩子也不再管這些倒霉的事情（推門衝下）

生：（騎竹馬跑上）姐姐，姐姐，走，咱們外邊騎馬玩兒去！

（素芬素芳立刻忘記了這沉悶的空氣，毫無顧忌的跳起來）

芳：（同時）走，去騎馬玩兒去！

芳：（騎了一個竹桿往外跑）走！（趕馬）走！跑開點！（跑下）

芬：（隨着）我來趕馬！跑！（同下）

父：（望着他們端出一大口氣）唉！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

走

新(10)

新少年文庫
第三集



著者：馬祥
編者：王平
主者：陳之佛
繪圖者：汪子美
發行所：鄒傑夫
印行者：文風書局

每冊定價國幣二十五元

(外埠酌加郵費)

總局：重慶中一路二〇〇號
分局：貴陽中華路四二〇號

82

713203

(8)

